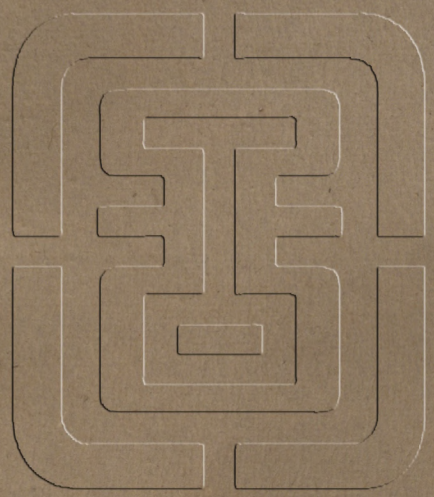


1769



鮎崎亭集  
二



蘇州府志卷之二

全明堂

蘇州府志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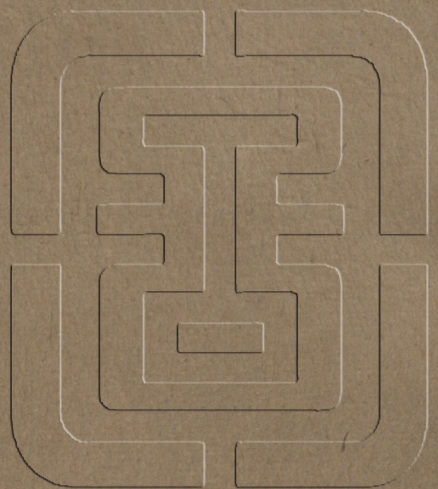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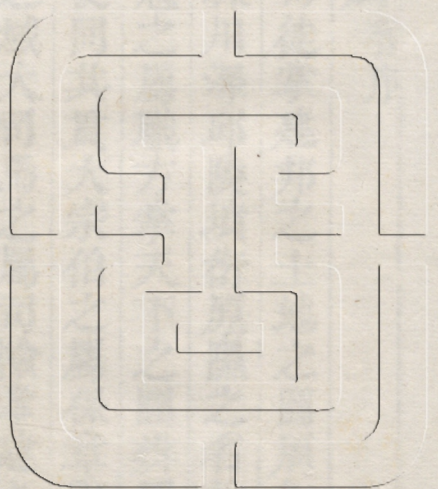
全明堂

蘇州府志

卷之二

全明堂

蘇州府志



鮎埼亭集卷第二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賦

皇輿圖賦

有序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  
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會土宜之法  
而大司寇之屬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四夷八蠻之人九  
州之國使同其貫大宗伯之屬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之域大司馬之屬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  
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大宰之屬司書又以地圖得知

山川之數經野之學見於官禮者如此其多然猶未溯其原也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卽圖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之載者近是漢人雜於緯候於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折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爲隕石之屬而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爲典籍之最重者故顧

命與大訓竝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曉焉且夫圖書歷有原委穆王大朝黃山披圖視典而蕭何得秦圖書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國爲博士具見圖書以注遺經卽武皇亦據圖書以知河源班固亦本圖書以成地志蓋皆河洛之舊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祕書旣絕司空裴秀按漢人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一十八篇其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圖學之大槩略具於此而以二寸爲千里唐賈耽作海

內華裔圖從三丈三尺廣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之祥符李宗諤亦嘗作圖其後稅安禮亦作地域指掌圖元則臨川道士朱思本作輿圖參之梵人帝師之祕圖與宋舊圖互譯而成蓋用功十年而自謂無憾今世之所存者虧有此本而亦多爲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獨計程畫方之法猶遵其舊耳明嘉靖中山陰周繼志地圖極爲世所稱縱八尺橫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鮮足本三古圖書之精意誰克紹之且夫圖學固難而其中以星分合方域爲尤難自古學失傳康成謂堪輿所載皆非周禮之法而自漢志而後有以十二分野配十

二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諸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貢二十八山者有自邶鄘諸國而下皆配之者其說之支離誕妄莫可究詰明初亦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不過以舊說附會而已孰若

聖祖皇帝陋術數之妄傳成爾夏之通譜上參夫萬五千里之升沈下綜夫千八百國之廣袤蓋先聖先王河洛之傳由此代興以臣所見賦此圖者大都侈張版章之四闕而至於著作之精則莫有能爲之發揚者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辭

蓋聞神禹敷土功成四宅厥有大章豎亥以步八極由  
來天壤之廣大雖上聖不能以懸測苟非目驗無以登  
史官之籍也然彼其察地而觀天如芋區而瓜副既求  
合于寰海之綜羅復取必于豪芒之備悉斯則雖轍跡  
之徧周或不能窮其界畫古人日遠精義難詳分辰渺  
渺分野茫茫祝融顛頊之墟特其略臺駘閼伯之籍且  
漸亡禪竈梓慎之言不可究費直劉向之說誰最長而  
況乎窮騶生之瀛海申郭璞之大荒固宜南人則駭夫  
盤屋北客則昧夫浦陽是以後有作者多走且僵  
神聖挺生苞符有曜蒼精孕靈黃牙扶輿上契昊穹下

諸富媪九野三辰捫胷可照六狄五戎梯航畢到漢典  
唐經藐不足道乃以

睿謨而成

鴻裁本周髀之微言通泰西之障礙方田方程之術雖  
遙平方立方之旨未晦九章可乘六釜不害三隅所反  
五曹已在歷數既以內貫弗輿圖亦連珠入珮隸首運  
籌商高經界桑欽郭璞測其原闕駟酈元別其派婆羅  
門通其郵利瑪竇觀其會張騫探源元裝志槩以中西  
會通之  
算計地里故雖窮鄉僻社無爽忒者從古所未有誰謂  
至掃除前人分野之說但依度而推則尤爲不刊  
星遠可算而備誰謂津遠可計而逮量天則垣次立成

度地則疆理罔戾既盡掃夫蒼帝赤帝白帝黑帝之支  
分遂遍歷夫深土升土成土信土以行邁中以為輿邊  
以為蓋乃益信夫天之乘風而浮地之得水而載今夫  
暘明幽昧之度最不齊山川原隰之區亦多隔內衡中  
衡外衡之程各分南洲中洲北洲之勢互易或以順舒  
或以逆闢左寒而右涼者天之所虛右熱而左溫者地  
之所厄兩遙而一近者廣無可裁兩近而一遙者輪無  
可益是皆良工之所臨卷而經營者也而乃方員肖其  
區盈縮協其度從橫當其程施受諧其勢三百六十度  
為大圓三十有二篇為分注析之如碎金之各致其精

合之乃完璧之共成其聚一鄉一亭之罔遺一關一隘  
之有據不須屑屑於五洲底事區區於兩成三條之脈  
未該九邱之文如遇三十二圖合之可為一圖分之雖  
一府亦可為一圖其細如繭絲真  
神手天門更無上可尋地戶更無旁可覩斯真曠千古  
而誰同抑亦俟百王而莫具且世亦烏知夫

先皇觀察之神也耶在昔萬機之暇游心經苑石渠燕  
御折衷譌舛太乙之藜榮光高遠汝羲朕虞各秉斑管  
敷言之出彝訓所選試舉一二天驚石轉彼夫堯典分  
州以十二而遼海羈管于東青越海為境民莫能名亦  
粵後王分州曰營有周并合以幽同稱兩漢而降分州

曰平其于度屬之故終弗能明也不知導山有原一氣  
 煙熅長白之峰岱宗所因旁皇乎舊都斜出乎析津乃  
 飛渡於金復之島膠菴之濬帝出乎震人生乎寅惟彼  
 大宗之自出所以為六嶽之君斯其神悟誰克敷陳大  
 發自長白斯上古青州之所以統轄三韓也俗村李氏  
 欲申明聖諭而不得其說不知原在舜典中有之  
 出震生寅御大江之出舊曰岷山或者疑之莫配  
 製東嶽廟對句也  
 河源乃指金沙諸水以臆為言荒荒徼外安所覽旃不  
 知出于河源之西遠在諸番金沙諸水次第歸焉若其  
 阨塞乃在黃勝之關即岷山蓋自西師告捷使節嚶嚶古  
 所未至盡于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三危苗裔諸說

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知出乎甘肅直接滇雲瓜  
 沙西峙緬甸南分當年吐番之建節鐵橋所屯三藏鼎  
 足以相為鄰斯即三危得所未聞三危即今西域之三  
 于佛聖諭兼取證經其博也乃若俄羅遠絕奉我王路始獻輿圖  
 古所未覩其去北極不過廿度爰識鼯鼠格物之助是  
 則因會同之閒情參要荒之掌故廓千古之見聞而正  
 昔人之譌誤者也于古鴻蒙蕩析神禹甸之于今海宇  
 清晏

聖主闡之皇皇是圖精深簡練斯為寶書二儀永奠自  
 古有作翰茲盡善聚米可觀畫沙可踐獨憐小臣披圖



易眩俯察未能揜卷三歎以藏  
清廟以陳明堂以頒太史以詔職方又何藉乎馬毛又  
何藉乎龜文懸之河洛上燭蒼旻括地之象推度之占  
方斯蔑矣應自媿爲小言之詹詹也

國書賦

有序

國書之作超出于前代女真蒙古諸種者以其與等韻  
古法盡符斯爲神籟然不讀

聖祖御製音韻諸論不知也同館多有習此者相約賦  
之媿其文不足稱也

粵若陰陽立天剛柔立地一闢一翕而律以生一唱一  
和而呂以比或旋發而遽收或先開而後閉斯化育之  
神機日流行而不滯是以前音有七其聲有四聲以爲  
經音以爲緯經以縱行緯以橫綴字母互權各從其類  
然而羣生蚩蚩誰啟其祕一生史皇再生倉帝雨粟扶

雲靈徵可紀誰爲法苑別傳職志曰梵曰盧有長有次語近不經事非所自但其肇始實分門例右旋左旋岐其趨下行旁行殊其勢或就聲而借或卽音而備任聲則字以多而始通任音則字雖寡而可會或正錯以成文或偏纏以立體文則極變蕃于點畫體則分屈曲於比議各擅專長竝臻精詣豈知婆羅門之傳日以謔反覺許叔重之徒有未逮試觀三十六字之可循遂屬一十四部所不廢是以切韻之行竟成象類之髓斯則耳根目根之功德或不能不參之西竺以舉其大致而通儒夾漈之徒皆爲畱意者也然而屬國之風土不一故

其文亦不齊不見夫鴻臚所掌翰林所司鐸袞信寧所共作谷神合刺所分摛八思巴所專造畏兀兒所兼施勃海所通隸夏州所別垂驢脣所肖蓮葉所釐符篆所象半隸所規其種錯出其狀紛披試尋舊籍以及殘碑蓋王會圖中之變態差足擬其奇也揆之古法非盡無稽特其所至有合有離外蕃諸書亦閒有與古韻合者世多弗知知元符之所鍾必有待于昌期至我

國書始克應之在昔風雲初起制作堂堂赤文綠字迭

貢其祥惟兩文成不亞朱襄

一日達海一日額爾德宜皆榜式制字者或作

或述接武擅場治官察民王廷以揚直追古初精意渾

茫如蟲如鳥以發天光時則長白之山兀兀鵬綠之江  
泱泱互增屹而鏗鏘効神助而呈寒芒博討於一合再  
合三合四合之旨上參夫二體六體八體十體之長汗  
流次仲空傲羸皇雙翮匆匆遁逃何方其綱三十可舉  
其目二百可張爰布九垓以訖遐邦用書  
制誥兼摹印章極之奏疏幡信無往不臧乃命詞寮部  
帙必良以編  
日講史則紫陽更有文鑑石渠之藏設科取士上儼漢  
唐有如說文字林莫敢謬忘館閣新進亦復無荒然而  
其中奧論則欲家論戶曉而未遑也迨夫

天語指示直破元關謂喉音最初之五字實爲聲氣之  
元彼諸部之相生皆於此乎發端其四聲之諧此者蓋  
亦至尊而莫干諸韻之切弗敢加焉擬諸黃鐘之不役  
於他律卽以之定管而無難彼千年之疑竇遂解滯結  
於連環卽支齊微七韻無頭之說更連音以紐切又足定等於不刊  
蓋聞詳等而略韻者宋時康節之譜詳韻而略等者近  
人亭林之編其功雖密其法尚偏孰若

國書之獨擅兼二者而俱完較若實掌洞如隔垣三蒼  
雅之所未發三善提之所未宣萬聲具舉萬音可殫彼  
鮑卿之雜采目蓋渺焉其抱殘而後知天下之聲出于喉

以啟其籥亦收于喉以握其閑何以定母即取其能生  
 本音者而自叶何以定韻即擇其能收本均者而罔愆  
 緩讀之為二字以互括急讀之成一音而了然清聲之  
 字則本韻之影母所攬濁聲之字則本韻之喻母所甄  
 是則合聲之法所以為和而無戾簡而不繁者也然向  
 非

神明之天縱一一呈露其淵源誰指示夫秩宗以大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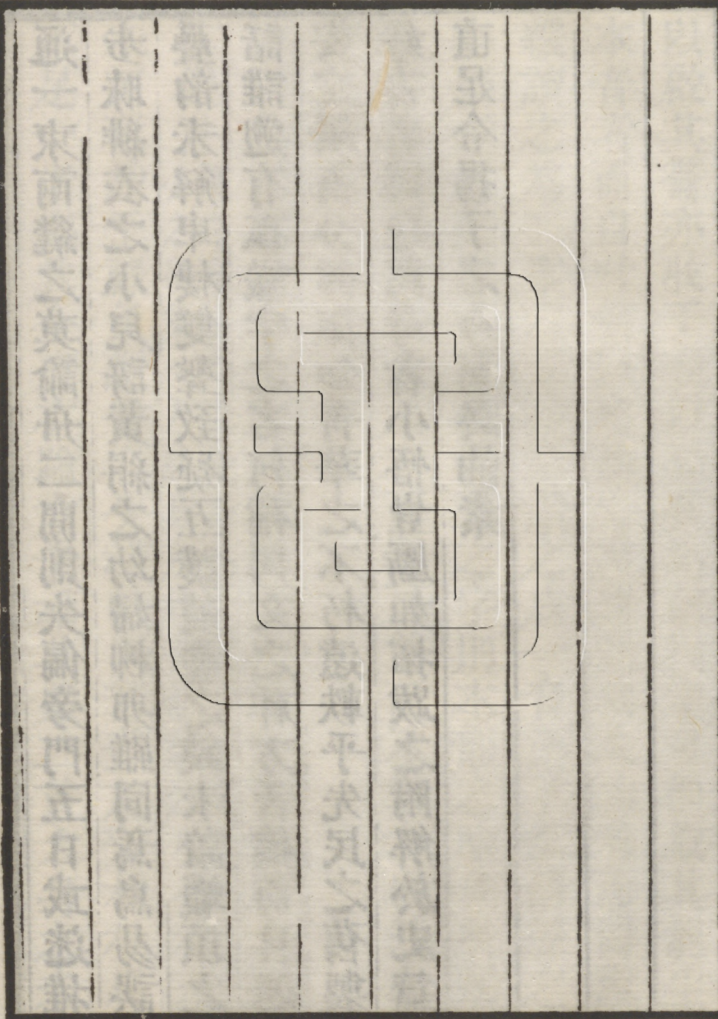
其微言

謂尚書徐文靖公其小學為二文成公之後第一人詳見所輯音韻闡微

嗟彼穉蒙

未函雅故于祿負慙署名失措既闕荏苒旋差杖杜馬  
 不足一者喪其全虎有踰六者乖其數二首六身之未

通一束兩縫之莫諭舟二閒則失偏旁門五日或迷推  
 步昧緋衣之小兒訝黃絹之幼婦柳卯雖同焉烏易誤  
 疊韻未解卑棲雙聲致疑互護龍龕之鏡未諳蠟頂之  
 話誰適有孤識字之名何補同文之祚方舌橋而目迷  
 安定居而分部詎知菁華之不朽遠軼乎先民之舊製  
 好古者罔疑問奇者小悟豈勵如拓跋之附解於史篇  
 直足令揚子之力窮於油素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有序并跋 官限敬授 民時聖人所先為韻

五六天地之中合當是古語漢志唐志並引之而其解  
 不同亦各有失漢志既以天五地六各居其中而合乃  
 又引左氏之六氣五味而證以國語天六地五之文其  
 意乃以天五地六為中天六地五為中之合析中合二  
 字為兩層但考天六地五其數見于素問而素問在七  
 略不載其目頗疑晚出未知其即國語所指與否若以  
 素問之六氣五運言則以水火金土各一而火獨兼兩  
 故曰六氣其與左氏之陰陽風雨晦明不同要之兩書  
 所云皆別為一義無關五六中合之旨天道固下濟而

正不必以其數之偶合于地者當之地道固上行而正  
不必以其數之偶合于天者當之漢志強爲附會似巧  
實支深寧王氏困學記聞竟謂左氏之說卽素問之說  
亦因漢志而誤也唐志專主大衍卽以五六之中爲合  
盡芟漢志枝葉之語所見是已而又用六日七分之法  
謂一月中五卦卽天策六候卽地策則其謬也總之五  
六中合本屬大衍生成之數而五生音六生律歷家由  
此而出更無可旁牽者予因詞科出是題擬作進卷先  
據唐志以糾漢志又代漢志荅唐志得二首而序以先  
之

聞之凝績在于撫辰授時必先居敬順九紀以窺化工  
審七衡而求元命天效其景地效其響機緘出而理可  
推天流其苞地流其符法象昭而數可定一先一後陽  
布德以乘權有屈有中陰含章而聽令二始則歷本之  
所自生二終則閏餘之所由剩二微則尚蘊于蒙二章  
則漸趨于盛而要之自一而九誰爲之樞自二而十誰  
爲之枋是以參兩備而五位于焉錯行兼兩成而六爻  
于焉互應蓋十一而奇偶之數皆含亦六十而參伍之  
機以竟爾其求天元定節首五十五位之用可循四十  
九莖之策可授磅礴縱觀微茫細剖五與五相守而音

以分六與六相同而律以就音治陽律治陰五六各擅其官音司日律司辰五六各求其偶中宮則八十一分之積窮極忽微黃鐘則三十九分之舍并包羣有以音求律莫非歷數之周分以律審音卽爲歷家之統母闕逢當夫乾位甲而兼壬星紀宅于坤維子而居丑蓋言乎五六之用實貫始而徹終亦縈左而拂右是知數之紀三而變七者圓而神惟五是衷數之紀四而變八者方而知惟六是紐藏往于五原其妙以兩化一神知來于六極其變以虛十盈九雖音與律爲有常用總不外于下損而上增日與辰爲至動之機或不免于盈前

而縮後幾疑夫積分之易差定時之難狃要惟此中德之渾侖常見其合符于永久粵稽古史代有先民謂夫律歷同原之祕實卽乾坤成化之門挂象三而揲象四其由始而中者以合而備著以七而挂以八其由中而終者以合而神立之爲度秉之爲鈞律通于易宮聲所以周于一十二辟歷通于易策數所以遍于三百六旬天地之心于此而見人神之極于此而分是故天中之策以求卦地中之策以定時卦之周於六十有四者如碁之布時之運於七十有二者如輪之馳內卦之策爲貞外卦之策爲悔一貞一悔而節候定中氣之前以增

中氣之後以減一增一減而秒母齊卦十其六而四爲  
餘則分至啟閉爲之齋時倍其五而二爲寄則東西南  
北補其維蓋合二策而均於六百卽通全策而協于當  
期今夫運行之度見于天幽贊之功歸諸聖將以御大  
中之鈞應春和之令則審音期于克諧治歷要于各正  
責太史之攸司戒四鄰其汝聽或以天之數合于地六  
日辨而歲差齊或以地之數合于天五夜分而刻漏罄  
彼三統而後爭校短而角長五紀以還亦互負而更勝  
是皆未操乎五六之宮以求其中合之并是以朧胸之  
易淆疾徐之難靖若夫天或以六爲制地或以五爲均

氣至六期而一備運逢五歲而一巡此乃素問變遷行  
度之序而非大易生成相得之論至若以六氣之發散  
成五味之氤氳則又左氏之偶紀非軒皇之所陳雖於  
陰陽化育之功皆別有徵而可信而于律歷循環之故  
未免稍疏而不親彼徒見其數之適合遂以爲其說之  
可因又烏知夫兩家之錯見原無當于中合之互文吾  
故謂漢志之言稍鑿未若唐志之議有倫彼折衷于長  
歷尚無墨守夫疇人方今

皇上正南面以繼離奠北辰而居所五事協而化育通  
六順成而愆伏杜反商下徵俱本元氣以鼓文明小素



大林皆合中聲以消情竄于以勤民之宜于以篤天之  
祐相風之烏和鳴跳辰之龍就撫方且追踪姚姒接武  
羲軒參悟于先天中天後天之心畫會通于交朔交望  
交率之真傳握五弦之遺徽聲以神運布六觚之妙算  
意在法先又何有于徑圍未合之說與夫中西未定之  
編

右賦據唐志糾漢志

溯夫精氣結而爲三辰躔度昭而成七政理乘乎氣象  
數皆至道之紛綸歲紀夫時律歷本一元之合并參天  
兩地四象之策所生十圖九書八卦之及以定一三七

九主乎奇五爲之宮二四八十主乎偶六爲之柄神行  
者五鬼行者五五位相得而清濁分雄鳴者六雌鳴者  
六六管相乘而倡隨盛蓋音生于甲六十調迭用其剛  
柔律生于辰十二均互爲其動靜斯在若時者罔敢不  
欽而勅天者其疾用敬今夫軒轅之世已遙冷倫之書  
誰授而驗葭灰于河內則節可坐而推定秬黍于羊頭  
則法可立而就五兼二變而爲七下宮上宮之無愆六  
以三分而得八正聲變聲之遞奏至若五音各有倍而  
減清聲之一者用九之首所以虛六律各有同而增準  
弦之一者歸奇之劫所以侑是故以審音者審運五德

各爻其虧盈以分野者分辰六辟同徵其休咎日以一  
十有五而轉者五之以三而乘時以二十有四而完者  
六之以四而究蓋天中則譬之璣衡七宿罔或畸東而  
畸西地中則擬諸灋淵三塗不須卜左而卜右斯固極  
之元會運世而匪遙抑亦質之度量權衡而不謬今夫  
一元資始十日成旬前茅以生數相比後勁以成數相  
鄰若五乃于生數爲己屈六乃于成數爲方伸生之已  
周有資于庀材之力成之伊始未離乎毓產之因一減  
一增忽爲同位或進或退與爲互根當其兩儀翕聚一  
緘網縕錯行有道交易有門下降者非故爲貶上騰者

非妄自尊睢睢盱盱輪輪困困蒼精見于九道黃牙遍  
于八垠哲王有作丕示烝民定爲音者以通乾成爲律  
者以流坤始于一終于九積之卽重五之所出始于二  
終于十積之卽重六之所分而于是合而求之五行實  
兼乎六府六事皆運于五辰本天則二十五絲之各協  
本地則三十六宮之皆春斯晷儀厯象所以起而紀元  
章蔀所以神是故觀象則取其至著備數則取其至齊  
生于東而竟于冬吹律必期其順序明者孟而幽者幼  
推策尤泯其參差分七十二候以成期昏中且中之有  
度通一十九章而置閏大餘小餘之有時苟稍滋其補

湊卽不免于支離況夫五六之數本相調中合之幾無偏勝五土之奠定地合于天者罔差六幕之周流天合于地者畢應故氣之應日而盈者于五稍過而非有餘朔之應月而虛者于六稍歉而非不競本之眞宰之運所以協夫太虛著爲斯人之程所以仰承于上聖至理不假于旁求要術不勞夫曲證者也若夫六日七分之術一月五卦之文京房首爲列算揚雄于焉錯陳卦之以五而周旣難辭于紛錯候之以六而判實難解于區分然則唐志之取衷于大衍雖已符乎舉正之旨而其標示夫中策尚未見其說易之醇蓋自七緯之遺言

流傳莫辨漸與四聖之奧旨混沓同論彼中孚之居首漫皈依于大易笑月令之改本乃勒石于成均斯乃八能之士所未盡究九術之客所未盡甄其與互易夫五六之說者總之無見于中合之眞彼司歷之附會能無貽誤于後人惟我

皇上知崇禮卑周規折矩通八十四聲之妙不逾五節之循圓合五十二家之遺以推六物之齟吾猶復有嚴居心無逸作所迎寒迎暑迎日迎月之祀上符乎六氣之溫涼膏薤膏羶膏臊膏蠶之宜下調夫五味之茹吐斗杓色正玉燭芒寒衡量自心豫調濟於濁長清短樞

機在手詎轆轤夫月後日先皇極之時咸若秦階之符  
畢宣固宜其陋六甲之四十二軌而黜五子之一十八  
篇

右賦代漢志答唐志

予既撰二賦踰年偶記漢史翼奉傳有以五性六情配  
律歷之說因攷之其謂六精配六合五性配五行觀性  
以歷觀情以律又去陽用其精陰用其形故五臧六體  
分象天地翼奉為齊詩此乃轅固之說也然亦竝不以  
左傳素問及卦氣之說參乎其間乃益知漢唐二志之  
牽合而予言之不妄云五性六情見于古本禮運

鮎埼亭集卷第三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賦

國子監石鼓賦 有序并跋

石鼓在唐以前弗著其以為宣王時者始于張懷瓘然  
張氏以為諷宣王而作未嘗以為美也使其果諷恐其  
不可勒之石矣韋應物以為文王詩而宣王勒之夫詩  
中曰天子曰王果爾則受命改元之說信矣此又誕妄  
之甚者也韓退之而下皆以為美宣王夫不問為美為  
刺必不應雷同于車攻之篇董彥遠程泰之以為成王

則因左傳國語蒐岐一案而依附之獨孫漢公不取此鼓而未有所以暢其詞歐陽兗公則疑之而又以唐人之故不決南渡以後鄭夾漈以其合于秦斤秦權而以為出于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輩仲至又以為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但讀其詩亦不類秦音馬薺堂以為北周所造則研北雜志又辨之蓋莫能有所折衷也楊用脩初亦謂其偽以其文類小篆是已乃其後反偽作東坡本託言尚有完文是則老而耄者歟明末韓寄菴始力詆之其作石鼓歌有曰古人制書法有六形聲象意非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繁意晦徒支駢是皆秦皇漢

武代古籍焚滅成寒煙謬書偽器旁午出後人誤信何拘牽可謂獨掃一切而顧亭林亦謂其詞淺近不類二雅有鋪張而無意味萬季坐辨之尤力此可以確然知非三后之物而予更有進者古者天子諸侯有畋無漁觀漁非可歌咏之事此尤不攻而破者也萬氏王薺堂之說予謂石鼓既偽則亦不必深攷其何人何代因為之賦

我來日下敬謁成均乃從戟門之側得窺石鼓之文曾聞昔人之歌詠以為石墨之奇珍或擬之虹紳結絡或比之瓊樹紛綸或歎為斷釵覆釜或賞為切玉鈎銀精

氣旁孚白科所不能毀寒芒夜朗濟河所不能淪上應黃姑之宿不推記里之輪列在三雍猶是靈鼉之遺制以臨多士不須栢木之多聞將尼父編詩之所失載熹平刊石之所未甄填兼金以矜貴登內府而嶙峋四百九十餘字佛龕畱其遺跡二千七百餘載藝苑滋其傳聞然而僕竊有疑未敢漫云蓋嘗摩挲斷簡沈繹殘觚不特文訝其未合抑亦事誦其不符彼其序將帥導師徒若華載路叢棘攸除左驂右驂王用三驅是謂大蒐宜駕我車若夫魴鯉稠疊楊柳紆餘泛新水求嘉魚烹鮮作供大陳落菹是謂遂事由畋而漁夫度軌量而後

講事昭物采而後取材一步一趨史臣所紀不軌不物大君弗懷是故三年而治兵軍實以數四時而講武農事罔乖以修三品之資豆籩以備以作六軍之氣步伐以諧斯狩獵所以不流于禽荒而夏官之職所必該者也山林川澤之需委之下吏斧斤罔咎之用屬之輿臺百金之材雖可張而取萬乘之駕不可辱以來斯固在不舉之列而澤人之所獨裁者也今也水陸竝馳禽魚交踐取材惟恐不多盈庖惟恐不腆其究也乘馬以涉而漲可虞竝舟以歸而途又遠幾好樂而或荒迨流連而忘返貽君子之深譏違先王之令典彼略地而觀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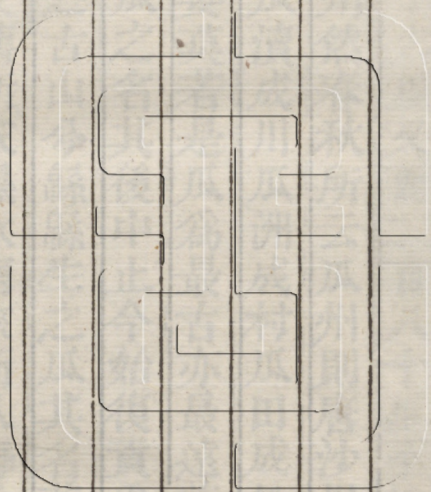
魚地事集 卷三 三  
隱公尚以爲覲臧孫抗論于中庭太史大書于汗簡迨  
泗淵之偶濫則里革之直言難免冬薦之期既過夏稿  
之令未展曾是漉池之哲王乃恣情而游衍夫季冬而  
射魚勤天王之翠輦斯淮南時則之訓所以駁而舛也  
禽殫而中衰乃嚴淵之是犯斯揚雄羽獵之諷所以絞  
而婉也而謂以尹佚史籀之徒亦復著聲詩而勒貝磬  
吾故以爲鴈鼎之傳誰則信爲景鍾之選況乎二雅具  
在大篆可追以視車攻吉日之作直是巴人下里之詞  
而史籀之遺法乃下鄰於相斯質之秦權而字偶合按  
之秦風而音又違斯則譌謬之昭灼闕失之繁滋進退

失據鑿柄不齊已見于前儒之所論不待于下走之所  
疑至其縫五羊以爲皮集于狐以成腋笑取材之紛拏  
陋行文之割裂于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爲三十里見  
之噫嘻之什翦伐勿加則甘棠之思也小大具來則泮  
宮之列也彤弓矢以錫公侯不聞施之燕遊相陰陽以  
卜都邑不聞用之漁獵如斯者蓋更僕而未完而非徒  
蹈襲于東都會同之作今夫神禹岫嶺奇踪詭譎穆王  
壇山遺字奇零司徒南仲之鼎延陵季子之銘紛流傳  
于後世蓋強半其無徵然而見于金石之錄者欲決然  
其斥之而未能此嗜奇之結習亦好古之深情而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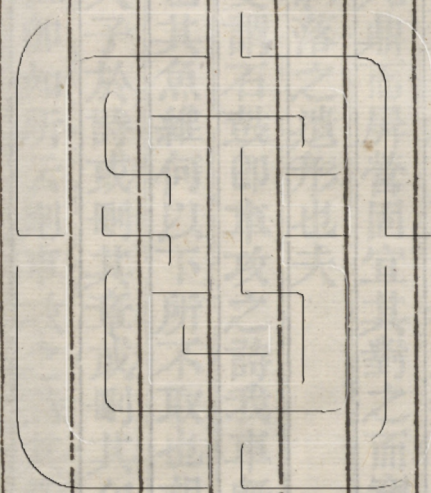
鼓託於逸詩之帙駕以古文之名歷唐宋以至今蓋灰劫之累更乃海枯而不瀾猶完善而崢嶸彼訪三鐘而歎息思九鼎而屏營固宜其對之而寶惜而不禁摩挲於莓龍剝落之遺形也夫

宋張芸叟謂石鼓卽車攻之詩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聖人所取也其魚維何以下所不取也胡致堂引之是卽歐公謂夫子於詩或刪其章或刪其句之說聖人固無此武斷但卽如所云則車攻之詩其餘又自何來豈卽十鼓中所剝落者是耶則何以聖人所刪者今反多存而其所取者反多剝落耶抑別取他詩以足之耶是不

必深辨也







哈密瓜賦 有序

哈密者唐伊沙瓜三州地也宋白曰肅州西南至瓜州  
五百二十六里又西二百八十里至沙州又西北九百  
里至伊州然春秋所云瓜州則唐沙州也其舊以瓜得  
名予攷瓜瀆成川瓜洲成村瓜田成姓瓜之登于圖譜  
者多矣要莫若是瓜爲最古亦最遠前代曾登于貢物  
故有御瓜之名其後中止今始復貢爰賦之

登三危之古山兮縣縣生之瓜其名著于春秋之錄兮  
戎子駒支舊所家黑水南來而入海兮是日動地之流  
沙北連伊吾之大磧兮龍勒高聳而嵯岬匯以蒲昌之

魚土亭集 卷三  
七  
巨浸兮有神馬之窟曰渥洼蓋冬日而聞雷兮土膏殷  
殷如轟車亦六月而有雪兮浸淫成此天葩嗟敦煌實  
錄之無存兮誰釐夫匈奴月支之舊界列昆侖之障于  
漢武兮承以東京之禾尉其時更番而遣戍兮或及瓜  
而得代涼武昭王所起兮是亦十六國之都會宇文置  
會稽爲僑郡兮多吾鄉寓公之行邁往事其茫茫兮聊  
啖瓜以志槩有唐之置州兮實隴右之雄藩迨天寶而  
日蹙兮乃匏繫于吐蕃張曹所恢復兮終蔓摘于西夏  
之荒殘誰傳回紇以是種兮得未有于蕭翰年運而往  
兮乃更夫哈密之名衛則兼安定曲先以錯列兮部則

合刺灰畏兀以紛爭彼忠順之歷世兮胡見吞于土魯  
之兼并惟陝甘之最逼兮重資夫捍禦之長城且諸道  
之朝宗兮皆出入之所經固非以是瓜兮而漫志于窮  
兵

聖朝威德之大同兮聲靈無遠而弗暨況屬蕃之近落  
兮固不殊於內地疆以戎索兮用羈縻於邊吏渺茲時  
物兮其敢少替謂前此固嘗作貢兮今胡嘉菰之沈滯  
爰浹歲而來王兮聊足昭其誠意爾乃傍芋區以爲疇  
佈柔芳以辰月烹羊尾而勞耕夫磨新耜而試礪鐵野  
田熟而抽參胡桐雨而吐律蓋轉盼而有秋撫中田而

成飈速檀齋宿殊尤是掇負以明駝來升  
天闕玉關陽關使車屈折遙瞻嘉峪斗柄所揭夫其備  
職方之隆儀表遺文于前史蓋連輻而接轂亦不能以  
殫紀彼夫晉昌草鼓其聲清泚野馬之革射侯所使壽  
昌石碁布局如砥此先朝之方物也今則玉重六十斤  
而有奇馬行一千里而不止然而莫若是瓜佳瓢齒齒  
試抓中而出汁兮乃食經之所指倘脯以泐澤之鹽兮  
則行遠之所恃吾聞諸書之狀瓜也蹠或如龍之蟠掌  
或如虎之踞骹或如羊首或如兔或如桂支或如蜜露  
熱者曰瓢曰瓠甘者曰瓢曰瓠以觀是瓜無之不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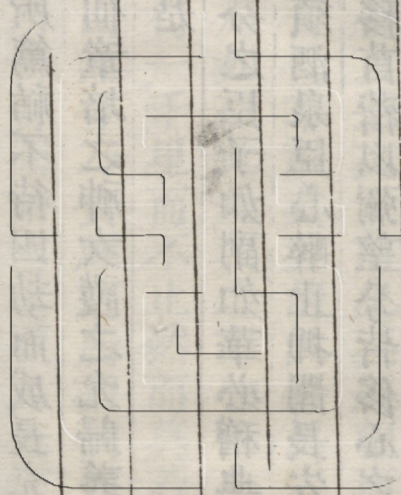
瓜則遜其甜木瓜則嫌其酢其靡然而專車誘癡狐以  
如驚貪所甘以深入遂濡首以不顧是蓋穹隆之所降  
精西池之所篤祐不待四劫而成長充

九重之賦仙童培之神女護之允歸義之良材河西之  
典故也于是

頒命太常分之臣子如副如華必稽典禮拜受以歸既  
多且旨不須酒泉臣心醉止抑聞長安之上苑兮蒲萄  
之實離離移苜蓿以彌望兮皆侈心之所爲物各有所  
自出兮遷其地而或漓曷若任土之貢兮

玉食自致于彤墀亦願諸酋之茂育兮永爲世守之藩

籬采古圖經之舊事兮參以今絕域之土宜用操觚而成賦兮慙未盡夫王會之瑰奇



淡巴菰賦 有序

今淡巴菰之行遍天下而莫能考其自出以其興之勃也則亦無故實可稽姚旅以為來自呂宋按淡巴者原屬呂宋旁近小國名王圻言其明初曾入貢有城郭宮室市易君臣有禮但淡巴之種入上國其始事者亦莫知為誰黎士宏曰始于日本傳于漳州之石馬石馬屬海澄然亦不能得其詳爰作賦以志之或有博雅君子補予闕焉

將以解憂則有酒將以消渴則有茶鼎足者誰菰材最佳酒最早成茶稍晚出至于是菰實始近日凡百材之

所成必報功于千古酒戶則祖杜康茶仙則宗陸羽吾  
欲考先菰以議禮蓋茫然未悉其何人笑文獻之有闕  
將汜祭其何因原夫雕菰之始載在曲禮受種爲菱結  
穗爲米紫籜爲裏綠節爲圍于焉作飯絕世所希其在  
爾雅更名水蔣蘆中之族斯稱雄長是菰實非其種也  
或曰是卽說文之所謂菰抑廣韻之所謂薦古嘗志之  
今廣其傳譬之屈騷之蘭于今不振其爭芳者崛起之  
允迢迢淡巴非我域中僻居荒海曠世來同何其嘉植  
不脛而趨普天之下靡往不俱彼夫河西之焉支夜郎  
之邛竹當其傾國以相爭良以易地而弗育而是菰則

五沃之土隨在而生滿篝以穫有作必成不以形化而  
以氣融不以味饜而以臭通當夫始至尚多所怪其習  
嘗者半在塞外是以皇皇厲禁頌自思陵市司所至有

犯必懲而且琅琦督相視爲野葛

吾鄉錢忠介公最惡之

梁谿明

府指爲早魃

見前北略

黃山徵君明火勿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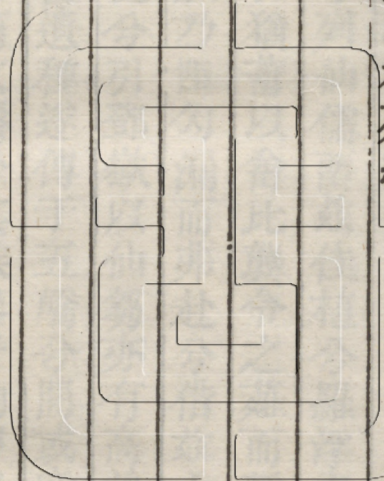
歛人宗誼事

賞心尚

少知己尚孤豈知金絲之薰足供清歡神效所在莫如  
辟寒若夫蠲煩滌悶則靈譖之流通神導氣則仙茅其  
儔檳榔消瘴橄欖祛毒其用之廣較菰不足而且達人  
畸士以寫情懷翰林墨卿以資冥助於是或采湘君之  
竹或資貝子之銅各製器而尚象且盡態以極工時則

吐雲如龍吐霧如豹呼吸之間清空杳妙更有出別裁  
于舊製構巧思以獨宣詆火攻爲下策夸鯨吸于共川  
厥壺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鑄足慰我心是以茂苑尚  
書雅傳三嗜必不得已去一去二獨愛是菰長陪研席  
王馬和錢更增一癖風流可卽顧物興思誰修菰祭以  
公爲尸長洲韓慕盧尚書嗜酒及棋與此而三或問之  
以必不得已之說初云去棋繼云去酒時人傳  
爲佳且夫醒可醉醉可醒是固酒尸之所宜也飢可飽  
飽可飢是又胃神之所依也閑可忙忙可閑是又日用  
之所交資也而或者懼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長加夫屏  
絕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爲三農之長慮而無如衆好

之難回觀于仁草之稱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我聞淡  
巴頗稱樂土寇盜潛踪威儀楚楚獨于史傳紀載闕然  
聊憑葢露以補殘編





兮遺滯亦爲寡婦之精獨訝著錄之未及兮緇抱朴之編而闕如反不得伯仲于青精黃獨之羣兮或淪落而次且阿儂耕硯田而不給兮諸生招我于扶胥謂矜峽之沃土兮擬上農而有餘三菁二韭不必羨兮此足飽山澤之臞更和之以帶草兮亦離離其可茹倘從此得導引兮何必不翩然其逃虛奈凡材之未稟夫靈氣兮歎南方之不可以久居瘴雲乘之而悒悒兮長乞靈于金匱而弗紆知稚川之道力不我扶兮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度臺嶺而言歸兮訪故園之樵蘇憶吾鄉之佳勝兮亦有石臼之丹礪何莫非稚川之故蹟兮豈無一隴

之可耜攜此種以播之兮或者慰我之飢飴况吾黨之小子兮不秀不實紛卽須何堪忍置之五千里之遠兮不亟賦夫歸與恭惟

仁祖之博物兮考索不遺于草木之儲嵇含狀所不悉兮乃恥一物不知之非夫方知蠻陬之味兮曾登

玉食之廚

見幾暇格物編

一百十六篇補其遺佚兮三百一十

卷貫穿其繁蕪遠之窮仙靈之奧術兮近之卽爲菽粟之箋疏諸生讀嶠雅以旁徵兮倘亦多識之所需



之蓋龍膏車...  
 卷貫家其...  
 玉食之...  
 令改...  
 不...  
 小...  
 之...

結醬賦

有序并跋

吾鄉貢物之最古者莫如結醬近則以為常供弗嗜也并忘其為掌故中一種爰賦之

伊介族之絕奇稟太陰之精髓母以蚌而成筐子以蟹  
 而居裏瓊結其名懸琦其沚山以之而受氏亭以之而  
 垂址說文引漢律以成箋江賦援越志以補史班生所  
 詳抱朴所紀陶山鄂州言之備已蓋嘗推原先世載之  
 周禮庖人蟹胥青州最美暨其中衰浙東崛起是固勾  
 餘之名產而胡體物者之弗齒也今夫結之為物長不  
 數寸廣不盈分然而吞吐呼吸上旁清晏晦朔弦望相

為煙燼是以淮王有胎蟹之目埤雅夸珠蚌之珍淮南所云  
胎蟹應月即鮎也蚌珠多出於鮎之大者三五而屈三五而申別字月蚌蓋  
非無因合體有如榆莢共生幾疑學入行者求食居者  
棲身動者近智靜者近仁乃緣二氣而為互根以兩故  
化以一故神深藏高蹈絕類離羣在山之麓在水之濱  
斯其風味固宜深醇若其餘子尚難殫論或依蠣房或  
寄螺門方茲稍劣未敢弟昆于是東部都尉乃命淵客  
乃底江村取而醢之蚌白擘裂蟹黃漣淪釀之汨汨流  
之汨汨參以紫坑之屬投以淡菜之倫膏愛其滑糝取  
其勻彼天然之五味不假和齊斟酌而適均遂貢大庖

上至尊雖四方玉食之雲集未如此三斗之獨陳也嗣  
是以還濱海之產紛著食經水族有簿亥市惟腥四腮  
之鱸吳繪之特三月之鯊晉鮓之菁石首則有魷類玉  
章柱則有距如丁王餘皜素社交縹青琵琶之綬成帔  
鸚鵡之螺作觥蟹雖炎而可致蛤遇酒而解醒梅花之  
蠣桃花之螳車螯吐暈海月生明袞惠文冠以駢附枕  
新婦臂以沈冥蠶三眠而蝦蟇熟稻再穫而蚶車登河  
豚以蘆牙作偶江緇用荔子齊聲然而孰如此醬首重  
南烹其法最簡其格最清其來最遠莫之與京彼夫江  
南國主以供明馨惜其于法有所未精醬首之患是以

兢兢見李後主蚌醬帖嗟乎惟遠故艱惟少故貴彼四十萬夫  
之海錯唐政之荒何如而五斤之魚骨宋德之儉可繼  
今是醬也不復克鼎實之陳竟下同齏鹽之味非失之  
奢卽傷于昧聊染翰以摛詞庶不泯其資地

陳藏器志寄居蟲一蟹一螺乃蟹之附于螺者與段成  
式合粵東人言今萬州有之海物異名記所云蠓奴則  
蟹之附于蠓者予在海上親見之若南越志稱蟹子合  
體共生則大蟹之中包小蟹者與北戶錄合皆屬鮎之  
別種鄂州以蠓奴卽爲鮎不知蚌之與蠓別也尚未確

十二雷茶竈賦

有序

吾鄉十二雷之茶其名曰區茶又曰白茶首見于景迂  
先生之詩而深寧居士述之然未嘗入貢也元始貢之  
王元恭曰以慈谿車廐輿中三女山資國寺旁所出稱  
絕品岡山開壽寺旁者次之必以化安山中瀑泉蒸造  
審擇陽羨武夷未能過焉顧諸公但言區茶之精而不  
知早見于陸氏茶經按陸氏云浙東以越中爲上生餘  
姚瀑布泉嶺曰仙茗蓋實卽明州三女山之物特以餘  
姚瀑布泉製之遂誤指耳但十二雷者甚難致而近日  
山人亦無識者嘉植沈淪甚爲可歎予自京師歸端居

多暇乃築一廛于是山之石門題曰十二雷茶竈將俟  
春日親窮其窾奧而製之因謀茶具甚備茶經曰是茶  
有二種大者殊異其即三女之種乎予因乞靈于茶神  
以求其大者先為賦之

四明四面兮俱神宮就中翠碣兮尤清空大闢峩峩兮  
稱絕險蜀岡旁峙兮分半峰其開剡湖則西兮藍谿則  
東峰回谿轉兮非人世釀為嫩雪兮茸茸百七日兮寒  
食過廿四番兮花信終二百八十峰兮土膏動一萬八  
千丈兮雲氣濃時則小草兮珠圓長條兮玉潔雙韭兮  
挺生三菁兮秀出青樞兮吐丹白附兮結實插瓏鬆兮

篁竿纏纓珞兮蘿闕彼避世之畸人各分曹以登眺蓋  
飽饜而有餘薄煙火以不道乃有茶仙經營茶竈愛茲

茶山煙嵐窈窕入精籃兮偃息登古墓兮踟躕史嵩之墓在西

天峯開壽寺即賜院也訪舊文兮斷碣弔高僧兮遺書三峯寺在資國寺南

十里有曹公放齋碑高僧謂夢堂嘗居開壽寺彼入代兮已遠悵宿莽兮成墟

獨新牙兮正苗幾彌望兮山居于是擷之掇之吹之噓  
之蒸之焙之析之攄之都藍之具于以儲之彼近山之

瀑泉推化安為絕勝雖雪竇之飛湍拜下風於錦鏡致

陸羽之傳訛喜孫因之可證化安瀑泉勝雪竇見孫因越問中來製良

材以慰幽興其相則屈兮曲兮如魚勾兮其色則皎兮

峭兮茂視紺緞兮其數則六律六同兮正一周兮太白  
補陀未敢儔兮大小晦之茶坑遜十籌兮在昔茶戶有  
編茶場有使幸徐公兮惠民罷權租兮世祀胡降臣兮  
固寵開貢使兮貽厲自元初兮經始范文虎歷明代兮未  
弛怪近世之希逢致消渴其何恃旣塵鞅之可除竊山  
棲以有志茶經一卷茶寮數事比鄰可睦那須黃羊活  
眼盈甌司命是嘗媚之不屏煬之無妨倘稍存夫本色  
爲我和以老薑

金峩山晚楊梅賦

有序

長卿上林之賦任彥升之傳江文通之頌太白之詩楊  
梅所由著名也圖經品其絕勝者莫如紹興之蕭然山  
中而吾鄉亞之不知吾鄉之產其出自金峩山南者實  
突過焉予嘗以六月親至諸峰紅者紫者如火雲白者  
如雪一望垂垂蓋奇觀也居人或以姓譜其種有曰邵  
家塢曰金家塢曰許家塢或以其形曰大荔枝或以其  
味曰酪蜜而又有曰韓家晚者其種最後亦最佳淳祐  
大儒袁正獻公嘗因廣平舒公子之餽愛其名引陳文  
節公詩塢公子以晚成之說深寧王禮部跋其尾以爲

前輩立言雖一果蔬不忘規箴若此今載入至正志中  
是則吾鄉楊梅之佳話諸方譜物者所未有也乃更申  
其緒而賦之

吾聞南陽之韓以桐木尊蓋一代之嘉樹非凡卉之可  
倫異哉其忽以楊梅之別種傳也不爭先以求售乃晚  
出而倍醇嫣然抱其芳姿幾却顧而逡巡爲待夫儕輩  
之將盡始獨殿夫一軍彼時物之被薦大率貴其早陳  
人情習于數見固有取于維新胡是果之矜貴以後來  
而空羣豈大器之異別正不妨于積薪抑昔詞客之品  
目擬星郎之駕雲

見貴耳集

迨謝生之欣賞復擬之以麗人

謝在杭彼寧不憂其遲暮甘退處于後塵將無自託于十  
年之不字或有待而得伸乃有格物君子凡三致意謂  
茲微物足資簇厲由來毅氏之棗張公之梨江家之荔  
好事者流艷而稱之競登載記然而祇充佳話靡關大  
義伊朱實之離離稟炎精者最厚釀赤水以爲漿宅丹  
山以爲囿誰其臨之鶉鳥之味當溽暑而落實滌蘊隆  
以可口卽或變色而皜衣要莫奪其中之所守夫太剛  
則虛其易折而躁進則適以負疚此亦物理之常也是  
以孕之以久而愈完養之以需而不苟庶漸底于和平  
尚予人以可受乃若學以耄而懼其倦節以老而防其

魚去馬集 卷三  
衰不見夫少年之行行或持久而漸乖曷若是果薑桂  
之性愈厲桑榆之志不回是則始之蓄其力正以後之  
成其材昔我先正微言可風是用作歌警于有衆風人  
聞之以當橋頌其手韓兮尚亦增重

鮎埼亭集卷第三終

鮎埼亭集卷第四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語

湖語

謝山先生閒居湖上有客過而問曰甬勾東之佳勝以  
雙湖爲洞府曾聞昔人列之圖譜而七觀未及焉蓋深  
寧尚書之疎也舊文遺獻日以榛蕪先生方息影園林  
畱心里社願言其槩以補作者

先生曰凡清景之融結必溯其源是湖濫觴之始四明  
洞天之所鬱蟠也東面七十峯共之蓋極驚濤駭浪之

觀而又兼以奔牛之自西蹲羊之自南而來者百二十

里之遙噴薄延綿急湍飛瀑匯為大小谿之列泉四明

七十峰其東狀如驚浪之山鄞江之源也其西奔牛諸

峰之水自姚江來會其南蹲羊諸峰則黎洲洞水來會

道之其支山之水自夫雷者放乎桃源前此有廣德湖以

為壑仲夏堰以為關蓋欲朝宗而未得也自湖塞而堰

去遂來會乎山谿之間桃源之水來會它泉乃由秋浦

而鏡川而櫟社逶遞回旋秋浦即順流瀾漫歷四十里

以達于城城西之水又匯焉亦桃源之水蓋湛然其雙

清于是循城而右谿我目睛環四橋為南北其圍則三

百七十丈而贏其為水也望之溶溶即之泠泠紆餘為

曲墳埴為汀長空緜渺寒煙時生平鋪鴨綠澹沲水晶

以烹十二雷之茶嫩色繞鐙四明十二雷之茶是則所

謂西湖者也若夫古今之評水者多矣其尚赤者我蓋

未之前聞獨剡源之五曲忽孕為丹霞之古文迅流成

雷來歸于三石之邨嫣然其色幾疑流火之可捫更有

石壁之遙映儼若剝羊之痕殺羊巖下有石壁即此亦

大造之奇不可以常理論而于湖則稍遠矣剡源九曲

丹山赤水即今之三石邨也絕頂有豈意循城而左忽

復遇之有流朱殷和以焉支其光綺麗不可度思吾聞

水流之伏行能潛出而嘿移是南湖之涓涓者抑猶之



金庭洞口之駢支也耶金庭丹池說者以為剡源之伏流南湖亦然然則一

葦之杭渺然衣帶獨開生面以呈變態鴻溝之畫足徵

狡詭斯其神明宜問真宰對曰信哉其為勝地也願益

陳其光景

先生曰溯湖之始蓋自有唐王大令君照之所權輿其

事闕矣近而可稽斷自吳越作東府之右藩授懋親以

旄鉞爰大浚夫重湖洲島為之四出康憲之所經營尚

約略其有迹錢康憲宅即今廣盈倉基方有宋文正隆慶中天于嘉

祐賢牧彭錢于湖最厚集賢錢公輔偃月堤偃月長堤載沙立就

如截如抱蓮香滿袖紅蓮閣係章郇公築其下即堤王益柔詩所云湖光如截天如抱者

也西眾樂新亭廊腰列繡虹梁憧憧夾岸左右西憧憧橋

橋東憧憧橋即今館驛橋洋洋湖心以祝聖壽有魚攸然亦叨神佑

堤廣生時則有若溫公荆公牽率名輩題詩恐後亦越三

紀更廓其初廣洲成十二劉所圖劉戶部始創十洲而成于劉戶部程

煙花駘蕩雪月清虛池塘春水芳草平蕪三眠之柳乍

醉五粒之松長腴葛陂竹實丹鳳所廬落英森森拒霜

與俱雄風四合雌霓橫舒時則有若陳王之徒唱和其

區陳忠肅確與王日舒直俱有偕和詩嗣是以還滄洲則高閣連雲刺史趙伯

珪涵虛則深館隱霧魏王作挹清風家臨平楚雉堞參

天鎮山接武即李刺史夷庚所治鎮明嶺也二分煙水空濛三月風光

媚斌

樓宣獻湖上詩

直抵城南同流異浦則又別有奇焉試與

子原地望于小江之鄉正訛舛于勾章之土

別稱爲小江湖者蓋

以城中安東鄉一帶曰小江里因名或乃混于勾章鄉之小江湖故清容辨之

訪昔人之遺跡

求二豪之故所

所謂黃鍾二家競渡湖是也

彼其分清洞以左旋如

捧花之嬌女引脩渠以斜行盼夕陽以延竚

由長春門而入爲清

洞橋東行即南湖也爲捧花橋

所捧何花芙蓉容與中有蓮心清芬一

縷翠蓋亭亭以迎紅雨

湖南水道取象蓮花以延慶寺爲蓮心島

何來細湖

別成遙潏泌流而會藕尾如注誰云不掉凌風軒舉

湖南之中有細湖又稱小湖蓋探蓮橋一帶也舒中丞竟以西湖別名細湖近人則但以南湖名細湖皆誤惟胡制

使寶慶志不錯細湖之西有港曰藕尾

伊平遠之流泉忽有時爲周髀之

合妙一股與一勾竟參三而鼎立而且極神奇之巧幻

又如南箕之不翕當其忽焉而申疑雲氣之可接也

灣舊名龍舌

更訝淑姿之豐盈胡有時而消瘦腰圍如蜂帶

垂如繡潺湲浚浚折旋遷就宛然小蠻與我邂逅

腰帶湖蓋古竹湖之地也

搜奇既畢放乎中流水月蒼茫大圓可求

水月橋城上烏啼格磔鉤軒城下草綠翩反芳柔聽昌黎

之冷泉對遙天之碧色彼城外之江流蓋朝潮而夕汐

紛黃沙之撩人羌魚鹽其四塞豈如此閒蕭閑獨隔玉

几東來錦溪西射

吳志傳湖上詩

是以瑞應之來自五臺者長

留連于勝迹

所謂五臺開元寺中瑞應觀音者也

對曰有是夫其清絕也

彼其前輩之所畱貽者多矣雖曰易代其掌故尚有可言者否

先生曰竝湖甲第嗟峨凡五碧瓦朱葢更僕難數其最先者給事故廬猶傳仙塢

今惠濟鮑王廟古稱甬水邨乃晉楊給事宅 漕使遺居後為梵宇

故寶雲寺在均奢橋東者乃顧漕使宅 吾不能畢陳矣爾乃前王後樓畫錦之府雙闕相仍羣公之祖

樓楚公畫司封周之故址四明餘光瑩瑩環橋如組畫錦坊在西守鄉郡者自王始

東有錦照堂則竹洲也堂與橋相隔遠成化志卽以竹洲之橋當之不考延祐志也 登封閣中嵩

洛可撫楚公令登封攜少室石以歸南渡後 攻媿東樓

宜獻瞻念中原築閣貯石扁曰登封 拂雲高戶蕭疎梅麓在湖之澣

攻媿族孫扶築梅麓湖東稍折而北

友恭有堂萼華接葉中為二汪野處之記雄文皇皇汪

師思溫兄弟所居 誰移洞天跨湖為藪曰惟史氏十據其九招

四明之山靈使來歸于戶牖兼天巧兮人工笑愚公以

何有彼從孫之摹補陀于霞嶼其法蓋有所受宸奎有

藏遺塵有像惠濟有祠環共相向史忠定宅在湖東而

洞天摹四明之九題于其中因立謝遺塵廟其御賜四

明洞天四字藏宸奎閣以立惠濟王祠祀之忠定從孫

巖之摹補陀洞天于東湖之霞嶼實祖于 至今花果之

神居如靈光之無恙噴圖經之訛謬乃以為建炎之杜

將今花園廟亦屬史氏別業中物嘉靖 忠宣在北鴻

禧在東繡衣長橋碧沚芳叢報慈禪窟忠獻所通錢康憲宅

捨為觀音禪寺初名報慈史忠獻請得四世綿亘萬屋

之以為別墅成化志以為賜忠定誤也

爭雄招來放翁之徒彩筆如虹更有石窗王孫山澤

矚括蒼歸來小卜逃虛史使君文鄉築山澤居蓋石室也因自署石窗山樵在碧沚南

何家錦里亦復嶙峋天水上公實惟宗親比輝墨莊鄉

郡所尊趙閣學彥逾錦里正與墨莊樓氏隔岸相望亦以守鄉郡表閭釋褐有坊宣大

參之廣厦也由均奢橋直抵靈應坊而止皆宣少師之賜第宣係釋褐狀元旌勳有門

馮制使之遺榭也山均奢橋北直抵柴巷而止皆馮制使宅至若龍圖之嬾

堂舒中丞周氏四休之別業周南侍郎之息齋高憲亦

復相為上下而南藍則了翁尊堯之著出焉尤有光于

精舍高麗之使館亦樓楚公所建後為史氏寶奎精舍宋人貢道之所資

也陽源之義烈宋忠臣袁公祠在湖心寺內日本宣慰之凶終王積翁招

論日本而死詔即其行營在湖西者為祠祠祀雖不同亦宋元史事所當知

也馮氏萬金之樓則義施也馮氏萬金樓施藥四休居士有詩翠桷畫

簾東西相望如雲祁祁以為湖幃下戶寒門蔑從依傍

自是而南故榭之迢迢者蔣園其最有名矣至若水閣

之疏越趙侍郎築竹墅之幽清高使君丞相少師學士輅院

之徒園林之盛有如列城魏丞相陳文定公史忠宜竹

林一區則王氏畫錦之都廳深寧先生封鄞縣伯故所居亦稱錦里竹林其別業

其同巷者尚書拙逸之亭也袁尚書似道芝山老梅天

下所希其同岑者或橫臥宅山之埭或飛入鏡水之祠

而湖上之種世莫之知也蓋自清河精舍以供經師帶  
 草環之疎影交支南山大儒簪筆哦詩夫非湖曲之掌  
 故耶鄧江張氏式良老梅書屋南山先生記然此猶其  
 小焉者溯穆陵之養晦天橫雖兆沂邱之珪未裂髮鬚  
 乎荒野之遯居求蟄龍之幽窟惟茲流泉蓋嘗三浴夫  
 咸池之日理宗自越中來就學館于湖上余魯公家彼後此四十餘年之表  
 章學統昌明經術可不謂于此肇基歟歎文獻之淪胥  
 致圖經之缺佚僅僅以蓬蓬之遊勾章之成張皇子後  
 世陋矣對曰宅里則吾既聞之矣其物產若何  
 先生曰湖上物產充切城隅其負城爲鬧市集百貨以

兼車宋之湖市在觀音禪寺後今倉基背遊屐所至不時可需如菱如芡

如蓴如菰葱蔥青青以備晨蔬宋時湖濱居民各植菱蓴之屬見嬾堂西湖記

中今而且無有鯽縹青有蝦粹白其柔成脂其長徑尺彼

泉底之漁人鱸鮮充斥湖上漁人皆居泉底而未足以盡沃土之

出也南有大坂土膏最濃不須一易歲致千鍾布穀原

頭黃雲朦朧牛鞭初動壇墠所崇周南雄湖上詩刺史之熊軾

時過之以驗歲功前代于此耕藉禮且讀且耕則有諸豐焉宋

大坂田爲豐氏物蓋其宅適在靈順宮之北也北有醴泉其甘如蜜當時酒務

于此焉設麴車沈沈雙魚最冽雙魚酒見嬾堂集貢之天子御

尊所列南渡後貢酒名十洲春泗水潛夫記其種別以祀明神則

賀公之所怡悅也

賀公祠正當務前

當夫權歌羣和秧歌閒作

酒戶張帘漁戶四逐新月生斜陽落泛中流聽評泊雜

披土物正復不惡味嘗其新賈喜其薄夫非賞心之樂

事耶若夫吳綾七襄載在方物紡絲巷中中宵兀兀擬

之蜀江文君縑帛交梭之名百縑不易夏日所需厥有

輕紗比之薄羅微涼足夸前代所云冰紈方空縠綸吹

絮未足多焉是則女紅之精者也對曰是不過日用之

需而已彼湖之用詎止此耶

先生曰西南水利它山是賴惟王長官其功最大平截

江河翦裁大塊驗水瓢三鼎足置埭試觀于行春積瀆

烏金之角立足以想經始之鴻裁蓋城南之連阡接陌

賴之以隔蕙江潮汐之界而非是湖則城中之流泉亦

莫知所津逮也

北宋時城中維舟之地在紅蓮閣下南宋始移平橋

自有牧守以

來其賢者如錢如劉浚治無已增卑培薄民命所倚其

潤色夫洲島則餘力之所為而非以事遊觀恣淫靡也

歲或旱甚鑿井相餉

虞大寧

勿幕之收不窮之養曾聞建

中之時上供之舟被阻唐監

意

治湖旁皇莫仗稽首長官

之神實陰相焉

舒中丞有引水記

南渡以還橋梁漕漢制使如

張津亦畱心于湖上舊有三喉洩水東注又有二池以

備北顧

水喉食喉氣喉三閘皆穴城洩雙湖之水東入于江蛟池蟹池則所以備城北之旱歲也譬

榮衛之在人蓋周流而無忤自沮洳之漸湮竟暴漲之

可慮保豐之碑陳守重置陳遙分橫流以殺其勢它山

洩行春林邨要其竭誠盡思莫若吳公洪水築而泛濫

水北洩保豐洪水三壩最有功吳公自言畱心

治新河啟而痼滯融四明水利至洪水之役而盡新河

則吳公以為能使其他脩舉廢墜罔不庀之工焉于是

水則是平時亭是崇刻篤志步見水斯夕之車騎觸目

儆心或蓄或洩斟酌從容是以湖之水勿匱湖之利長

充政成民樂半累半絲之髮憂晴憂雨之心觴咏其中

即吳公甘棠之蔽芾其誰與同春猿秋鶴宜禋祀之攸

宗何居乎清容之作志詆大賢以障羣蒙謂忌吾里中

公相之多而徙始興之堰以絕地氣之通真誣妄之私

言竟誰信而誰從清容有憾于吳公故其作志盡掩

呼吳公之明德遠矣五百年以來水則湮于列屋時亭

之草芄芄三喉莫開二池其空彼泄茲土者其誰過此

而傷功若夫南湖之湛湛尤神物之庭除不見夫長髯

如戟縞衣如茶呼吸重霄擅茲奧區朝遊海上暮返城

隅疇其從之一蜃一蛟謂北郭蛟大尉之節洪波所朝

沒而依此白馬揚潮白龍廟旁有張大尉祠以奉誰則

據里巷之流傳以為山陰兄弟之招也耶銅盆浦龍相

徙以神為山陰王氏兄弟其言不經嗟昔人之建置總非小補後人廢之

其失也鹵故當河渠正完三喉未阻江流可引地脈楚  
楚神龍出沒原無齟齬氣喉正當鄞江門下為南追夫

大澤遏淤流閉誰嘘枯莫宣滯英爽弗堪更圖卜地然  
而雖徙新豐猶思故絳穴城之道萬夫莫障時聞風雲

如來陟降令城下尚有穴澗水入江竭力莫能塞乃知鄞江門之不可廢也且客不聞

中山使者之行邁耶海波微揚神靈如在彼其庇蔭且

及域外何況是湖肯忘錫賚銅盆浦陳少卿使琉球空中見神龍護之夫

水利之于民至重也倘其脩故渠招芳蹤吾知逝可復

還否可復通耳乃若天封之塔浮屠家之建置亦稍參

以揆日測景之宜命名之旨佛經載之其附會于梁唐

之紀年者妄也對曰是則然矣其人物若何

先生曰是邦仙釋之場也洞天福地則有其四四明居洞天第

九而梨洲大隱山菱湖以佛地則有其三育王舍利岳

為四明之支山並列福地香暗尼林彌勒與戒其在湖上有可言者寶雲片石義通傳教延慶

尊者于焉分派見四明尊者教行錄戒香暗尼維衛佛之呈身元

祐黨人瞿然下拜調周南觀音遺像建炎呈夢完顏兵

火所不能害即錢康憲所捨彼夫牧菴普菴則瀉山之

傑崇教寺僧處真則大智之孫湖心寺僧圓覺則能仁之秀觀音寺僧

皆足以張竺國之軍乃有妙蓮其持行更醇苦心孤詣

不為虛言以自文蓋嘗觀于廣陵曲江八月之狂濤幾



橫突于海門行都陸沈之勢近逼城闔而不須強弩之射直坐嘯而止紛殆禪力之所宰出之以冥運而倍神妙蓮亦湖心寺僧其事見至正志是即令神禹再世必將招之以制支

祈輔庚辰非區區後世治水之徒所可倫也風流餘事

則開元六院梵宮所尊中有闍黎繪事軼羣天男天女

天王天神維摩問疾如聞呶呻霓裳羽衣調律悉均更

讀它山之題句朗朗清新開元寺僧元亮廣利書法上達楓宸

畫龍亦奇石碎波淪開元寺僧竺光三惠之琴和聲煙燭祥符寺僧

從信惟講宗之大啟則法智其最高開權顯實十三科之

遺書遂為天台之斗杓不見楊大年劉子儀錢希白之

雄文抒其藻趙閱道陳了翁之碩望輸其誠曾魯公史

越王父子之大門振其聲荷池菜園如錦如鏡十六觀

之沈沈空明寂靜高足之出于他寺者有若神照之伏

虎聲著白蓮東掖寺僧本如三學之勁節朗公稱焉開元寺僧則全浮

石之手授如意心印洒然三衢本業寺僧崇矩皆禮公高弟其在寺者

廣智明智圓照圓辨定慧覺雲柏庭之徒以振宗風以

大師傳沙泉醮月松帚陰雲流風雖遠佳話猶存而鮑

郎之再生而尸解則列仙之奇也對曰二氏之說先生

所不道也偶或因文獻而及之請言其醇者

先生曰湖水之靜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潔足以勵

清節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機是故湖上理學之傳文

章之聚官箴鄉行交脩具舉振然繩繩然咸有昔人

之規矩慶厯之師儒五而樓氏居其一實自剡源來敷

教澤豐袁之源流所自集兮樓正議公來城南學者稱

書袁光光光尚書古之遺直託興荷花妍回辟易正色

立朝田不盈陌以視清獻允不忒兮豐清敏公羨急流而勇

退耽葉月與蘋風不媿為文正之女壻忠肅之婦翁兮

史忠定葉月蘋風之贊為周銀青師厚作然葉月與蘋

風實銀青次子承奉伯陳忠肅嘗和之不知忠定何以

屬之銀青今志乘又誤移忠定之贊南雄大節同岑之

盛甲于黨籍莫之與竝况其難弟亦爭勝兮元祐黨籍

范忠宣左

為南雄作未考鄭峰真隱漫錄也

西山先生李深親表十人竝登高第時稱異事

如璧賤金如土徵君高風足千古兮見了翁所作越公

八行無忝笙詩之白華不知冀公之事母實傳家兮史

公簡為明州從事奉母最孝公事之餘即具酒食遊

洲間大吏俗人也怒其不告摧辱之冀公抑怙而死子

越公詔厲志讀書既被徵奉母遁入大田山中延祐志

謂冀公以用杖輕忤大吏而死者非也當攷忠定公所

作五世祖建炎倉皇廣陵出走監倉微臣誓死孤守呱

呱道旁之兒猶傳節孝之後兮豐倉監治死節揚州其

子道甫三歲棄道旁見

者憐而養之其後高宗特賜褒卹顯謨諍諍不屈咸陽

四明志失其事子從始與志得之喪亂之餘不緩民事

江干遺愛百世猶甘棠兮汪少師

耕織是圖幽風之深摯兮樓安撫憲敏醇深宗師伊洛其

在甬上首傳正學拒昏勁骨天半諤諤五峰諍友不嫌

攻錯闡獲麟之一編九弟子之所淑是以竇桂之坊墳

酬而箴酢也高憲敏公閱凡弟五人登第舊學甘盤黑頭潞國三經

箋故之書為儒苑所矜式而申與大儒俱荷翹車之辟

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時有異僧稱之為黑頭潞公所著尚書周禮論語義俱簡當而尤有功者

中興大儒朱子陸子而下大半皆其所薦晚年出山謂人曰此行可以己但因朱元晦尚未召耳其愛賢如此

未可以為梅谿所糾竟沒其善也相業之偉所關在國脈也舅甥則學

士有集鄉里則祭酒有會莊靖之明德尤其最也汪尚書大

猷塵視軒冕有如浮雲刪定父子之遺徽真絕羣也史刪

定涓不受忠定推恩之爵其後以授其子彌林亦承父意不拜見剡源集桐鄉東來說詩之

雄灑山妙句穆如清風自託信天嗤謾畫之無庸也朱舍

人登灑山詩最工有信天緣堂記宜之侃侃難進易退舍香對命百僚

所畏更有定城一官慈惠古之循吏真不媿也吏部郎豐誼及

弟定城令謨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為端憲

之幽居晝觀妻子夜省夢寐書帶之草遍堦除也皎皎

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冲聞也沈端憲公以史忠定割宅居竹洲而

其弟季文之風節最高亦館于史氏兄弟並居湖上館閣元公師表乾淳龐然名

德宣獻最尊哲昂亦賢聽訟有聞哀毀隕折孝更純也

樓宣獻公及兄錫槐堂高弟尚有吏部累掌大藩思恢國祚身

後蕭然更憐貞素區區孤女之嫁其餘唾也有豐吏部子

吏部其與象山講學問答最多蓋沈端憲其妹婿也持

節淮上力排和議見劉後邨挽詩舊志但以其嫁孤女

一節列之 獨行陋矣 辛陽之碧梧翠竹宗衮所不能屈講學之功

斯為卓越史忠宣不屈其兄鵠禱不為高弟焉 跋夫守

袁魚釜塵甑登諸循吏西山所稱樓氏安撫以下諸公

而為正議振家聲史氏則忠宣諸公足雪魯公永公之恥

勉趙氏有袁州足雪其父黨禍之恥者也世家子弟其

之疎寮觥觥追配范陸苦吟之餘尚聞三略晚節微嫌

平原入幕高學士似孫詩最工又有緯 友林詩筆清癯

蕭瑟東夫瓣香此閒未絕史春坊彌寧也學饒州雅人

經術是治退居晴湖愛聞魚計史使君定之也著有太

極圖論著說鄉飲酒儀

月湖老漁文 侍郎翩翩夢吞三爻更有叢書足比青瑤

集鄱陽諸志 持計則失談經則豪趙侍郎汝楨以史氏愛壻居湖上

其易學今尚存叢書不傳惜以理

財進 屯田學問克肖乃翁中原師友共仰大宗樓屯

天量日希蹤洛下長貧如修布算不暇樓處士修精歷

樓甚而如富 德祐孤忠厥惟太平一門蹈難不媿世卿

子見清容集 樓使君 諸應隱約潔身不任衛公之學猶存職志應處

仁參政衛公之宗 英英蔣生學統攸歸惜哉短折玉折

也居今王家墩前 至若城西義莊敦贍鄉里實惟湖

蘭摧蔣教授宗簡學 舍在湖心寺內

上之三老是綱是紀非徒以拯困窮抑將以養廉恥史

定江莊靖沈端憲 如樓如應克卹其族比轡范氏以修

三老也詳見舊志

結綺亭集 卷四

雍睦樓安撫應處士皆置義田以贍其族更有義塾亦應所置古樹樂樂

于今未替藏書之富南樓北史宜獻東樓鴻禧碧社最有名宛委之

山不過爾爾是皆西湖之著者也苟問南湖之士族有

諸蔣之繩繩偉哉金紫高義得朋豐公門下共資嚶鳴

力掛新法荆舒是懲幸免遠竄縉雲所爭了翁之來更

相輸誠同心之蘭其臭共馨中奉兄弟共守師承尊堯

正學蓮桂以登是以宣奉卒忤蔡京吾鄧士族之最先者蔣氏其一也金

紫光祿大夫後明豐清敏所薦上累官尚書金部員外郎力爭新法貶官將遠徙以母老清敏力救之得免陳

忠肅來鄞浚明首遣其子事之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堯是也忠肅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宣奉忤蔡京見清

容集太學早覺聞歌清明慈湖兄弟實所服膺太學存誠金紫孫也

詳見慈湖所諫議落落端平晚節何以銘心猶傳四勿閣

峴即奉宣後初年以論方大琛劉克莊等事濟邸不為時論所子多指以為史氏之黨晚年當穆陵不豫有謀

逆者閣學弭變功甚大而又力將作多聞摘詞清絕義排嵩之所當表其晚節者也

熙以後甲子編集將作主簿三徑聯珠之唘七世志幽之

作薦紳猶傳述也昭先將作子蔣氏嘗編三徑聯珠集以錄先世文樓攻媿為之序又有續

集王晉卿為之序以孝弟為醢醢愛瑞堂之融融五畝世業二

南宗風一門著述競爽爭雄薛氏瑞堂樓宣獻公所書本在張都其城居在湖上

二南之句見薛朝議唐田間集中朝議之孫子有集者共二十六人四明五老衡州有名

退耕浮石義俗以成靖康舊德少師齊稱汪少師思溫薛衡州朋龜

為五老會首浮石在城西衡州別業也四明敦龐之俗自汪薛二公始安撫持節蔚乎治

行汴京老妓之詩宗國大夫之悲哽安撫居實有汴京老妓詩最痛刑

部圖經流傳七閩漳浦保障之愛猶滿城闐郎中楊祖是雖

顏柳之家風何多媿歟乃若南渡以還誰為巨擘我思

兩公折衝使節謂魏文節公杞陳文定公概也皆使金不屈世但知魏事焦山丞相

參預密勿實佐中興未竟其烈晚愛詩寮雪窗妙筆文

于闐中識雪窗張武子崢崢少師清門所出黨論方興

抗章申揭由來骨鯁罔愆遺笏文定救呂祖泰黨禍時以為有文介之風節

使安貧升聞帝室不見金帶沒身始出寢邱之田足章

高潔理宗書安貧樂道四字賜趙清敏公與歡其金帶質隣家大斂始贖歸事聞賜田以養其家五

書綜綜直追籀伏高冠長劍先型可即高使君衍孫疎察弟也精韻學

兼工畫清客稱其衣佩古雅為嘉定故老冠十年窮困出處如一宜獻風流

汀州獨絕汪使君之林樓攻媿弟子至若嘉泰大魁名

經首列則又科第之雄足參三傑者也傳狀元行簡居湖上嘉靖志誤

移之鑿橋名德之盛更有後儀之王抗直則忤鄉衮而避位

文章則追塾師以升堂王直閣搗學文迂齋以忤史氏不達汲古傳忠御

書煌煌理宗所賜堂堂深寧正學是宗蒼萃鴻詞比轡三洪

六經百氏旁推交通孤忠草詔三軍動容大命既去幅

巾潛蹤如偃如圖以保令終默齋亦佳不媿難兄麗澤

科第三輔圖經太常應鳳尚書有子遁跡柴門不忘其父肯

辱其身過庭有傳是謂遂初之文孫靜學先生昌世承父遺意不出教其

子厚孫世稱 四明累世之文獻莫與倫也日湖樵唱領

袖詞家杜門桑海晚節尤嘉可憐用晦以發天葩陳參議允

平昌國大參錦樂表閩愛其至性白首友于余魯公天錫與弟尚

書天任甚睦京兆義田亦踵其餘不幸閩州喪其令譽

其最可稱者太府恂恂蘭芽之腴宛然二父孝義不渝府

尚賓魯是在貂蟬鼎盛之中不容掩其瑜者也更增賢

哲來為寓公日抄一編儒苑箕弓東發黃先生宋未亡時寓居湖上侍

講有孫講經不窮曹侍講放齋曾孫天台三老博奧精

通胡身之舒闓風劉正仲俱避地高文老筆來自剡中

剡源先生僑于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問其門閥淵源

樞使謂其曾祖集賢再生翰苑八至淵然清容丕振剡

源遺老之幟今學士橋而牙籤之于王氏亦復竝峙彼

津逮者蓋未易以猝詣南湖藏書露蒸龍出雲破鶴歸

羨遙天之清泚溯前輩之風徽其足以徵舊德焉否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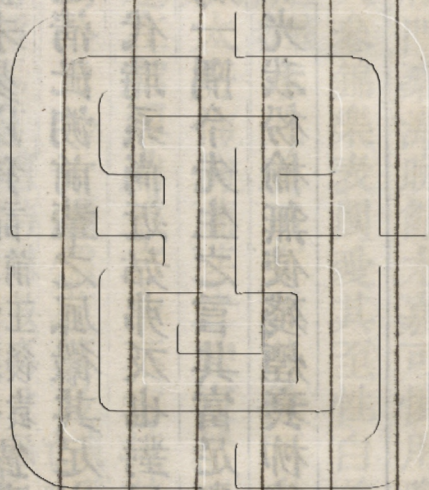
夫有明一代時系尚近姑弗及也對曰斯極盛矣雙湖

在四明為一隅今先生之言其富足與深寧竝驅曷亦

勒之貞石光我粉榆無使殘煙衰柳徒為晉卿所唏噓

也

鮎埼亭集卷第四終



鮎埼亭集卷第五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辭

剡源九曲辭

有序并跋

奉化縣西六十里有山夾谿而出滃然深茂曰剡源蓋  
剡水之源也六朝以來艷說剡中而窮其源則在吾鄞  
其水曰白谿迤邐南行歸于鄞江為南源是乃梨洲洞  
口出江之道中分九曲顧九曲唯第三曰小盤谷見稱  
于謝遺塵第五曰三石見稱于道藏而其餘不著至王  
元恭至正志始詳列其目而陳基高啟排比賦之亦舉



其大略而已未足以備文獻之勝也予乃各爲之辭以存仙原福地之掌故焉

第一曲曰六詔別名左谿有王右軍廟攷右軍宅在金庭其去六詔密邇故別業在焉山中有石硯相傳爲右軍所遺也

有石硯兮碧于油溯典午兮風流六詔高名兮百世留寂莫兮荒村閉空靈兮廟門不如蘭亭兮世所欣豈知地偏兮心遠洞天兮首選清泉流兮白石轉吾觀右軍兮高才思用世兮不諧乃歸去兮蒿萊試規謝萬兮辭殷浩料世事兮數計而燭照世莫知兮斯高蹈笑史臣

兮昧雅素謂懷祖兮是妒致自傷兮遲暮願分越州兮失詞遽誓墓兮將安之苟信然兮何褊伎彼樂天兮知命于浮榮兮奚競誰爲斯言兮自道聽愛清景兮蒼茫換白鷺兮成行謝鶴書兮何傷思斯人兮不可作擷谿毛兮薦飛瀑礪百世兮振汚濁

第二曲曰駐蹕有吳越錢忠懿王祠以訪陳殿中至焉姚江黃氏曰蓋忠懿未卽位時出鎮台州便道過此也惜乎殿中之名不傳

五朝昏亂兮誰好賢臨安王子兮何翩翩流傳佳話兮祠宇駐蹕餘光兮七百年贈良馬兮兼素絲宿我山中兮

飯紫芝剡中清風兮颯颯一洗腥塵兮雲護之殿中兮  
何人乃高臥兮絕塵旌旄兮涖止呼老鶴兮迎門我稽  
歐薛之舊史兮歎闕伏姓氏無徵兮足太息高風兮天  
際江東巖岫兮生碧色暨嗣封兮踐阼諒徵車兮相望何  
不惠然兮佐我哲王山人老兮戀洞天寧令王前兮不  
士前埋芳名兮千古空餘祠祀兮師後賢谿流寫碧玉  
蜿蜒出山麓山谿兩濛濛遺音在空谷

第三曲曰小盤谷一名兩湖亦名桃花坑石有紋似桃  
花或竟以桃花實之謬矣蓋謝遺塵九題中之雲南高  
士竺汝舟居之元時有孤峯菴所謂翰林松者則戴洵

所遺也予擬立祠以祀謝竺二公以待後之好事者  
二十里雲兮渺無際其南磴兮猶存山之折兮水以旋  
水既澌兮山復捫坑前石壁兮稜稜澗底游魚兮尾尾  
洞口碧蘿兮離離將無盤谷之所徙平田兮中央四阿  
兮環峙山靈吐納兮鼓秀澤如元都兮春至深兮淺兮  
隱兮見兮絳兮白兮職而碧兮謝公高蹈皮陸所同兮  
竺公長者據此神宮兮誰其嗣之亦有孤峰兮五色靈  
禽時傳好音兮竺公有後蔚爲儒林兮老松插天遺愛  
可尋兮林深兮路杳地僻兮人希買山兮有日舍此兮  
安歸

第四曲曰白谿卽榆林有淨慈寺戴帥初所居也居人猶稱帥初爲剡源夫子子謂帥初以薄祿竟受教授之官宜爲黃萬二公所貶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聞風劉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媿之矣當立祠以祀舒劉二子而帥初姑置焉

蓮峯高百尺白谿深百里榆林居其中是爲石穴藏神髓窪然其深聳然其秀南來二晦落吾襟袖忽鐘聲兮雲外震羣聾兮下界誰爲仁王兮膜拜撫遺碣兮志槩沈端憲公所撰寺記山前高閣兮穹隆有元文伯兮戴公丈五幟兮凌長空彩豪落處貫流虹惜哉斯人兮執德不固出

山之泉兮失故步不如二子兮保茲貞素五百年來兮商榷辨香非敢刻責兮大義皇皇所關在風教兮不徒文章

第五曲曰三石卽丹山赤水洞天也曹放齋居焉放齋師李莊簡公卽爲其婿莊簡師元城以接涑水之薪傳大儒弓冶所在而爲道家所攬又未幾而爲永固寺三教流轉日失其正宗矣舊有祠以祀放齋因及其子之殉節楚州者而附以泰宇今皆無矣是乃九曲中第一事烏可以不復也

危石兮參三陰洞兮兼兩赤文兮古篆摩厓兮百丈作

者將無王次仲抑或飛來蔡少霞巖間流水如龍吼紅  
雲負怒成天葩懸知金庭本一氣伏流往往含丹砂風  
洞兮颯颯如大隊兮堪游敖南箕哆口兮酷暑消何人  
好事兮深入驚殷殷兮水窟神龍揚鬚兮叱唐突是爲  
洞天之中宮兮故瑰奇之愈萃愛一塵之不到兮使我  
畱連而心醉伊放齋之投老兮自蛟海而來遷聞說經  
之鏗鏗兮較出于讀易老人之幾先楚州之啼鵲來歸  
兮重之以泰守之野哭今皆消歸烏有兮何人重弔彼  
喬木山光寂莫而蕭寥但見永固之老僧羌鬱鬱其誰  
訴兮聞魚鼓兮屏營

第六曲曰茅渚陳本堂之故居也有上乘寺陳氏子孫  
夸其先世歷序三尚書之名德而宋史無之深爲可疑  
予據袁學士集斷陳氏之著者始自本堂則三尚書俟  
更考矣別見予雙韭山房答問錄茅渚之地但當立祠  
以祀本堂

更委蛇以前去兮度石梁曰茅渚淡蕩兮林煙蒙籠兮  
邑聚牧人語兮弄月耕叟歸兮喜雨有大吠兮如豹和  
深林兮鳥語訪仙尉之文孫兮數葉胄兮蟬連吾攷古  
而無徵兮始志疑于閑中之編見閑中今古錄愛本堂兮碩學  
慈湖之私淑有傳攜梅磻之文孫兮謂天台胡世累朝佐梅磻孫

之統紀是延何必遙遙甲第兮隆國茅土成億言

爲此世系

者學士極之所造也今其後人居白下

日色暝兮誰家宿看嵐影兮逐逐

第七曲曰班雞有報本寺舊志自寺而外一切故蹟無見按本堂集則班谿故家爲董氏有隱君董聲仲者其祖手植檜甚古聲仲築延清堂以表之足以補諸公之遺剡谿兮繹繹朝歸潮兮夕歸汝溯源兮左谿幾分支兮不隔更有班谿兮東來借一泓兮澄碧荷花開兮如雲菱花開兮如織漁郎四發其櫂歌兮畱擔簦之行客試聽玉雪之琤琮兮其聲中于無射歸然靈光兮擬之竇桂與韓桐古檜以延清兮豈以名位相長雄佛火相與

輝暎兮日惟正思之梵宮彼土膏兮甚沃鍾物產兮最良鴨脚之芹嫩綠兮和燕尾之笋以爲糧蓋十倍于蓴菰兮高人津津其飽啖彼鼎肉兮何足戀老江鄉兮真不厭

第八曲曰高舉卽雪竇也是山亦至宋始著而今于九曲中爲最盛

臺在峯亭在突誰駕風車運茲飛雪橫素練兮漢津舞機絲兮夜月乳峰潺湲兮如膏珠林崩騰兮不輟莫尚書兮真解人開錦鏡兮清冽下潭兮更幽上竇兮雙絕昭陵夢游而戾止兮思陵賜研以增光穆陵之御墨游

加兮山齋至今有寒芒怪羣峰之兀兀兮爭拱立而來  
王誰爲郢書與燕說兮謂常通之可疑豈以遺世之靈  
府兮非類得以衰栖爰循磴而下兮訪宋仙之丹竈以  
少休谿泉汨汨以齊鳴兮迎玉螭以同流

第九曲曰公塘王志誤爲公棠姚江黃氏疑之以爲旣  
有梨洲復有公棠梨卽棠也曾是一典公而百里之內  
分據二山是也然不知公棠之本爲公塘予考開慶志  
始釋然別有考舒廣平墓在山中

賢者之所過必爭兮孫郎遺澤何茫昧赤棠白杜之互  
混兮一事而二山各誇其蔽芾豈知歷年久而文易譌

兮何不考遺蹤于古埭吾轉惜是山之坐失孫郎兮不  
則右軍之鄰比良堪愛更徘徊而四眺兮有廣平之故  
阡嶽麓之薪水可溯兮槐堂之流派未乾歷今世豈有  
斯人兮固宜榆林之緬想其淵源晦谿兮來同泉谿兮  
伊邇洞天之靈笑人兮游錄豈可以嘿而已聊揚厲兮  
舊聞山猿谿鳥諒不鄙

剡源山川奇矣然其絕勝不可指屈非止九曲也其要  
會一在小盤谷榆林之交謝遺塵所云雲南也一在雪  
竇謝所云雲北也故國初士大夫謀避地者皆在二所  
予意欲增置諸祠宇以與宋元諸古蹟相輝映苟有好

事者必不以予言爲妄也一日小萬竹山居故少參羅公夢章避地處也少參蜀人司李吾鄉實佐錢忠介公起兵亂定蜀道尚梗無地可歸遂居山中少參雖解官于士大夫往來山中者力猶能緩急之宜卽其山房爲祠而配以故鄞令袁公州佐以其衛東錢湖之功也一日樅樹灣草瓢以祠故順德令貞靖周公齊曾其逃禪之地也貞靖同心者曰故太常王公玉書故監軍周公元初宜合食于祠一日蓮峰茅菴以祠故觀察節介陸公宇燝其募兵處也舒廣平之後人曰舒坤翁字方叔者同居方叔崎士王太常嘗爲作傳死于山中節介挽

之詩曰嗚呼方叔不死者心死者身有魂趨東海翩然朝故君宜以配節介一日高輿聽瀑草堂故廣文張公廷賓逃禪處也同心者曰邵公得魯詳見予姚江三哀詩二公皆姚產宜合食其餘尚多有之而予數年以來病廢昏忘不能詳矣然苟舉此四祠者其餘可例推也四祠三在雲南一在雲北其無曰山川自佳何作此點鬼簿者爲

亡友史雪汀愛予湖語及此文嘗曰會須各繕一通勒之山庭及湖墅垂歿向諸弟子令來索稿不置予已棄之十年矣張生炳葺予文重以見示感念故人不禁忤

忤乃錄之

忤乃錄之 主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之 山 與 文 重 錄 于 文 重 以 是 示 慈 念 治 人 不 樂 勤

射龍將軍揚波辭

瀕海桃渚之上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前明寧波  
衛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  
寇戰于桃渚大捷明年下哨象山之鋸門昏夜見雙燈  
遠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黑風應  
弦而起一軍盡覆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  
二先是萬氏自將軍之祖斌以佐命死滁陽受世爵其  
父鍾死遜國其兄武死交趾三世皆以勤事不得歸骨  
招魂葬于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附之所稱四忠之墓  
是也桃渚居民因呼將軍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吾讀



寶慶圖經是山之龍有五今世所傳祇一龍耳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嘘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于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于是人得而參之即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居民以爲龍既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傳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儼然鱗蟲之影也大驚呼其父而是人已不見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或言龍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疴斯其言皆誕妄莫之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世傳蘇門孫登爲龍治疽蓋亦舊有言之者姑存之而不論焉可矣然則

將軍之廟食將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鎮是海也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外將軍之誤中于龍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民之心出于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自相與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于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田射曰白射潮田射石而將軍以射龍其技亦神矣哉將軍之裔孫翰林經乞予爲揚波之辭以祀神其辭曰

天帝兮峩峩詔神龍兮晏海波雙眸如炬兮誰其譙呵

將軍兮年少一矢加遺兮靡不到夜指雙眸兮成賊哨  
神光兮驟沒鞭海水兮起立狂瀾所衝兮魚腹是攝俄  
聞天帝御素宮召海若兮戒神龍將軍衛民兮鑒赤衷  
汝自疎防兮遭彈射幸不逢豫且兮免屠圻眇能視兮  
未足惜將軍叩關兮謁天帝臣志未伸兮海氛尚厲神  
龍作梗兮噎臣氣天帝有命兮將軍勿噀吾令海若兮  
爲調人將軍率此國殤兮永靖海濱神龍奉教兮敢懷  
舊恨戢所部分效順願同努力兮臣之分朝潮兮夕汐  
驅鯨鯢兮屏迹結朋好兮宣帝力遺廟兮沈沈古木兮  
蕭森底須西山之大招兮始降臨

海若白事小史解嘲

羅存齋爾雅翼引古今注以墨魚爲海若白事小史其  
名甚雋因戲作解嘲一首

墨鄉先生游于羈灘有請謁者曰某海若白事小史也  
自慙託體尾閭厠于下吏竊聞執事高座騷壇奎芒所  
庇餘瀼之沾磅薄無際願得望見清光豫于鬪墨之戲  
墨鄉先生噀曰嘻汝來前未汝固百谷王之左右也研  
神膏以侍香案始亦有年王人雖微彼江漢之來朝其  
以汝爲蓬瀛之仙擬諸甌使昕夕傳宣向者汝亦嘗有  
知禮之稱豈意其居近侍而作奸也汝不聞邃古之世

乎結繩之政久而難沿于是有書契之作世世不刊以  
 察萬民以治百官苟舞文者必于嚴愆今汝職在水曹  
 逞其詐諛淡墨空描枯墨易乾謬託于延安之石液與  
 雞足之松煙竟隨脈望亡也忽焉不特蒼黃易幻抑且  
 緇素茫然是則決東海之波其罪莫渝者也汝尚敢仗  
 鸚鵡之餘瀝流匹鳥之殘涎思膏唇以自媚吾恐其為  
 天網之所不寬也小史對曰執事之義良峻矣雖然願  
 畢其詞惟下吏之在淵累朝資其才力阿衡四方之令  
 采為醢醬之需見王元豐九域之經收其骨鯁之益墨  
骨貝于宋若夫偶然遊戲為人所得以填左券忽泯其迹是

則長卿之慢世欲示人以不測偶一為之執事何過之  
 深耶且夫世之竊弄此君者其誰無慙德耶廟堂元老  
 出納絲綸五雲之筆何所敷陳館閣耆舊清華絕羣胡  
 蘆依樣是為雄文臺省鵠立白簡不聞誰其批勅人云  
 亦云場屋士子東塗西抹謬種流傳僥倖釋褐誰為儒  
 林經史荒忽誰為文苑丹青剝裂試對此君何者足述  
 可憐墨精日以漸滅以彼其人當其揮猩豪展繭紙五  
 鬣之精百和之髓各極精良高自比儻豈知點漆未貯  
 于胸襟十笏空勞其役使隕糜黯然喪氣欲死更有點  
 者筆札狻猊研池狂蕩決河可徙高天可障言人人殊

更毀互謗誠淫邪遁莫之或抗玷我芳丸用之無狀嗟  
 嗟此輩下吏方欲以鮫宮之澤遍布墨林使其消歸烏  
 有泯然無尋不須秦人之縱炬而自熄不須杜侯之投  
 淵而自沈廓清荒穢庶幾快心當斯時也天帝且將為  
 下吏策奇勳加茂祉賜姓則曰墨胎命名則曰墨子授  
 玉則墨寶成圭錫龜則墨兆具體乾苞則墨雲呈祥坤  
 符則墨浪傾否明罰用其墨刑紀功登于墨史若彼奚  
 耿潘盛之徒追隨卽墨大夫之後充胥吏而已乃知不  
 朽固難速化亦自不易也執事何過之深耶墨鄉先生  
 笑曰辨哉小史思以頰舌逃責備聞諸六朝試士不中

程式罰飲墨水一斗使之內媿吾今以汝之墨飲諸不  
 學者轉以辱汝或少弭其罪戾乎小史愀然請曰下吏  
 之力足以療捧心之娃亦見爾雅翼不能救面牆之監雖辱  
 何補不如乞身之為愈于是中流乘潮復化為花枝而  
 去聞人呼墨魚為花枝

鮑北亭集卷第五終



